

吴梅戏曲题跋(上)

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

吴梅(1883——1939)字瞿安,或作瞿菴,别号霜厓,亦自称老瞿。江苏苏州人。我国现代著名词曲专家,曾任北京大学、中央大学等校教授。平生藏曲甚富,其书多数现存北京图书馆。今择其题跋,加以标点,在《文献》上发表,以供治曲者研究参考。

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二卷

明万历二十八年周居易刻本

董词开元剧先声,通本杂缀市语,不取类书故实,而朴茂浑厚,自出高、王之上。书中不分出目,最为创格。未识当时拍弹家如何起毕焉。所用诸牌,率不经见,与元人套曲不同。且多用换头,又与元剧止取前叠者大异。中如《醉落魄》、《点绛唇》、《苏幕遮》、《踏莎行》、《哨遍》、《赏花时》、《玉抱肚》、《古轮台》、《斗鹤鹑》、《粉蝶儿》、《一枝花》等,为元明词家习用外,余则离奇糅杂,颇难是正。若《哈哈令》、《倬倬感》、《乔捉蛇》、《文序子》、《文如锦》类,止见董词,更无他曲可证。自来考订北词者,辄详元剧,而解元之作或多遗漏。凌次仲《燕乐考原》曾录董词,李玄玉《北词广正谱》亦间引之,皆未备载其目。独庄亲王《九宫大成谱》全录董词,所失载者,仅《渠神令》一支而已。

余尝为贵池刘葱石校勘此书，酌分正衬，期月卒業。盖读此书者，未有余之勤且专也。书中同牌各曲，往往互异。如《文如锦》“细端详”曲下叠多“戴着顶上”一语；“恁心聪”曲下叠“若见花容”下少三字句一；“好心斜”曲上叠“道恁姐姐休呆”下少四字句一。《吴音子》“张生因僧”曲与“相国夫人”曲上叠，末句同作七字，而“张生心迷”与“莺莺从头”二曲则作四字。《满江红》“清河君瑞”曲下叠多“一言赖语”，都是一句。《双声叠韵》“独荧煌”曲下叠多“今夜甚长”一句。又如《应天长》、《雪里梅》、《还京乐》诸词，前后词辄有相差太远者，令人无从校核。又有《三煞间花》、《啄木儿》两调，长短互异，《大成谱》亦未考定。

此书为元词之祖，厘订颇难。余所分析者，未必可据，而如《大成》之模糊夹杂，反足贻误后学耳。余曩见闵遇王、黄嘉惠、汤玉茗诸本，自谓董词刻本藏弃已富。今又得此刻，乃知旧刻之不见著录者正多也。庚申新正元宵后二日，长洲吴梅书于东斜街寓斋。

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二卷 释义一卷

明刻本

《西厢》槧本最多。余旧藏王伯良校注本、凌濛初即空本，皆出此本之上。尝细校一过，词句间窜改至多，疑坊间射利者所为。凡句旁用套围者，皆经改易处也。标名曰“元本”，不过易动人目而已。方诸生谓“今刻本动称古本，皆呼鼠作‘朴’，实未尝见古本”云云。方诸生，隆万间（人），其言已如此，可见古本之难求矣。惟图画精良，工槧亦佳，究胜于近时俗刻万倍也。论《西厢》刊本，当以碧筠斋为首，朱石津次之。金在衡、顾玄纬诸刻，亦有可取处。即空观好与伯良操戈，局度太褊。此外坊刻，等诸自郅。其有假托名人评校，如汤临川、徐天池、陈眉公等，所见颇多，概非佳槧。庚申十月细读两过，因跋数语。长洲吴梅。

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六卷

明王骥德撰 明万历四十二年王氏香雪居刻本

长洲吴氏得沈馥庭先生藏本，价洋蚨二十元，缺卷首图序。

方诸生，为会稽王伯良别字。此书已为贵池刘葱石重刊，余有一跋附后，兹本愈可宝矣。 瞿安志。

杀狗记二卷

明徐岷撰 冯梦龙重订 明末毛氏汲古阁刻绣刻演剧六十种本

此剧全取元人《杀狗劝夫》装点之，通本无一可取处，不知出自谁手。余尝谓古曲未必尽美，如《诈妮子复落娼》等，皆名实不相副。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拜》、《杀》亦然。墨憨订定亦不能尽善。诚哉曲学之难也。戊午五月，长洲吴梅。

古本荆钗记二卷

明朱叔撰 明刻本

丙子季冬，访居子逸鸿于海上。因晤平湖葛君芄吉，出屠纬真隆校刊《荆钗》，为君家传朴堂旧物，三世宝藏，为之钦仰不已。余见赤水所作，如《昙花》、《彩毫》、《修文》三传，秾丽有余，独少本色。至其评校古曲，止有董词、王词，他未寓目。芄吉示我此帙，亦今岁眼福也。书中上下方校记颇详，不知出之谁手。细核之，殊有见地。其云“萃雅”者，《吴歛萃雅》也。其云“三籁”者，《南音三籁》也。其云“臧本”者，臧晋叔（懋循）改本也。晋叔改“临川四梦”，余有藏本，而不知更有《荆钗》也。其云“新谱”者，吴江沈宁庵之侄自晋著有《南词新谱》也。其云“冯稿”者，冯梦龙有《南曲谱》，徐灵昭评订《长生殿》曾一引证也。其云“李批”者，李卓吾（贽）评刻本也。诸书或显或不显，而并集一书中，岂非盛举乎？余荒斋藏弄有卓吾评刻本，而独无此种。今得纵览一过，实出芄吉之赐。因记简

末，为他日词林掌故云。 丙子除夕，霜厓吴梅。

诚斋乐府二卷

明朱有燬撰 明宣德九年自刻本

此为孤本。往王君孝慈假吾《秦楼月》二卷去，以此为质。今孝慈墓木已拱，《秦楼月》又为陶兰泉印石行世。独此书尚存篋中。江潭避寇，展对凄然矣。丁丑祀灶日书，霜厓癯叟。

“诚斋”为明宪王有燬。王，定王棣长子、高皇帝孙。洪熙元年袭封，景泰三年薨。有《诚斋录》、《新录》诸集，盖宗室中贤而能文者也。钱牧斋《列朝诗集》云：“所制《诚斋乐府》传奇，音律谐美，流传内府。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。”余按诚斋所作杂剧，多至三十一一种。往在都中曾购得二十二种，虽搜罗未备，而自也是园后，藏宪藩杂剧之多，已未有如余者矣！（明朱灌甫“万卷堂”、“聚乐堂”两书目，均有《诚斋乐府》。近百年间，汪氏振绮堂、朱氏结一庐亦有零种，未详其目。黄陂陈氏有《辰钩月》、《神仙会》、《常椿寿》、《东华仙》、《蟠桃会》、《八仙庆寿》六种。上虞罗氏有《牡丹仙》、《牡丹园》、《牡丹品》三种。余所得者，为《半夜朝》、《元乔断鬼》、《烟花梦》、《小桃红》、《豹子和尚》、《曲江池》、《悟真如庆》、《朔堂仙》、《官庆会》、《辰钩月》、《桃源景》、《常椿寿》、《香囊怨》、《得骏虞》、《仗义疏财》、《复落娼》、《踏雪寻梅》、《团圆梦》、《牡丹品》、《牡丹园》、《牡丹仙》、《继母大贤》等二十二种，较也是园目少《瑶池会》、《河嵩神》、《四时花月》、《海棠仙》、《文殊菩萨》、《义勇辞金》、《东华仙》、《蟠桃会》、《神仙会》九种。而《踏雪寻梅》一种，虽遵王亦无有焉，余窃自幸云。）

至乐府散套，则明清两代藏家从未著录，洵为海内孤本。吾友通县王君孝慈得诸厂甸，诧为瑰宝，邮致南都，属为校核。余方主讲南雍，因属诸生录一副本。此书不分卷数，仅分散曲、套数两类。

而套数内自《南吕·一枝花》咏帘后，皆已残缺。世无他刻，无从抄补矣。中如《柳营曲》之《风月担儿》二十二篇，《醉太平》之《风流体》二十篇，诙嘲谑浪，微伤鄙亵。其他足资考订者，如《白鹤子·咏〔咏〕秋景》五首。序中畅论南北曲之流别，为词隐、鞠通辈所未悉。又《楚江情》、《闺情五更》别见《吴骚》选本，题作古词，不知为诚斋所作。且每首后，又附北曲《金字经》一支，亦为诸选本所未及，可证明季曲选之陋。而《二更》一曲，与袁箴庵西楼《楚江情》大同小异。尤可知箴庵虽负盛誉，实丐乞宪藩之余沥。又《庆东原》二曲，废和丹丘。丹丘为宁献王道号，与诚斋为父行。丹丘洞达音吕，声满江右，诚斋与之唱和，宜其词学之工也。诚斋知音之名，传遍宇内。李崆峒《汴中元夕》诗云：“空中骑吹名王过，散落天声满九州。”又云：“齐唱宪王春乐府，（“春”或作“新”，非。余据嘉靖本《空同集》。）金梁桥外月如霜。”牛左史诗云：“唱彻宪王新乐府，不知明月下樊楼。”盖宣正、正嘉百年之间，其风行之盛，有如是者。今读其词，不胜东京梦华之感矣。爰识其尾，归诸孝慈云。 癸亥季夏之月辛丑，长洲吴梅书于奢摩他室。

杜子美沽酒游春记一卷

明王九思撰 明崇禎刻本

涪陵此剧与康对山《中山狼》剧，皆盛年屏弃感愤之作。钱受之《列朝诗集》：“敬夫之再谪以及永锢，皆长沙李西涯枋国时事。盛年屏弃，无所发怒，作为歌谣及《杜甫春游》杂剧，力诋西涯。流传腾涌，关陇之士杂然和之。嘉靖初，纂修实录，议起敬夫。有言于朝者曰：‘《游春记》李林甫固指西涯，杨国忠得非石斋，贾婆婆得非南坞耶？’吏部闻之，缩舌而止。”据此，则此剧亦文人口孽也。余爱其语之流丽，才情横溢，不在元人之下。王弇洲云：“敬夫与康德涵俱以词曲名，其秀丽雄爽，康大不如也。”是在当日已有定论

矣。 丁巳二月廿四日，长洲吴梅跋。

歌代斲杂剧一卷

明徐渭撰 抄本

癸亥仲秋，自南京龙蟠里图书馆钞录。此剧刻本从未见过，馆中所藏弄者亦旧钞本也。同里沈氏亦有借钞本。合吾书计之，世间恐无第四本耳。是岁腊月手校一过，略易讹字，未遑按律也。长洲吴梅。

四声猿四卷

明徐渭撰 明延阁刻本

吾十八岁即喜曲子，遇书肆中有传奇即购归。而《四声猿》久不可得，后博古斋柳蓉村售我一册，随行篋有年矣。今复得此帙，惜多涂抹，而印本较旧藏为胜，亦吾入都后一乐也。瞿安识。

此本眉间以征道人批加录，不知出谁手。瞿又注。

四声猿四卷

明徐渭撰 明延阁刻本

青藤此剧，汤临川目为词坛飞将。同时诸家，如史未考（槃）、王伯良（骥德）辈，莫不颀首。今读之，犹自光芒万丈，顾与临川之妍丽工巧不同，宜其并擅千古也。王定柱云：“青藤佐胡梅林平徐海功，由海妾王翠翘。海平，翠翘矢志死。又青藤以愤使梅林戮寺僧，后颇为厉。青藤继室张，美而才，以狂疾手杀之。既寤，痛悔，为作《罗鞋四钩》词。故《红莲》忤僧冤也，《木兰》吊翠翘也，《女状元》悼张也”。（桂未谷《后四声猿》序。）余按：余淡心《王翠翘传》备述明山始末，且云翠翘以一死报徐海，其志亦可哀也（《淡心文集》）。此固巾幗中仅见者，文长以木兰比之，可云无忝（华亭夏谷

香作《双翠圆传奇》，吾乡秦肤雨先生又作《翠翘曲》，皆为明山吐气，惜传播不广耳）。

红莲忤冤之说，未知所本，不敢强解。至青藤继室，可考者止湖州严氏，本集卷六有《宛转词》一首（有“覆水已无及，通家如有情”之句。）又作一诗自悔，其题云：“湖〔州〕严氏有二女，其翁以长者许渭继室。渭自愆盟，顷闻为海寇断其翁臂，二女俱被执，旋复放还，便已作《宛转词》怜之。后知其长女被执时，即自奋堕桥死，幼女放还亦死。因复赋此。”《宛转词》中“覆水”句，正悔愆盟也。（诗不备录）定柱所云《罗鞋四钩》词，见本集卷五《述梦》二诗，词云：“伯劳打始开，燕子留不住。今夕梦中来，何似当初不飞去。怜羈雌，嗤恶侣，两意茫茫，坠晓烟门外，乌啼泪如雨。”又云：“跳而濯，宛如昨，罗鞋四钩闲不着，棠梨花下踏黄泥，行踪不到楼鸳阁。”就三诗比核，则“覆水无及”、“渭自愆盟”、“当初飞去”诸语，疑即一人一事。袁中郎《文长传》云：“卒以疑杀其继室。”陶石簑《文长传》云：“至是又击杀其后妇”。此所云继室后妇，必非《宛转词》、《罗鞋词》中之人。盖据三诗中所言，若作一人，则先去帷后死贼；若作二人，则一去帷一死贼。皆非文长手杀者也。且石簑《传》中有“后有所娶，辄以嫌弃”之语，是文长续娶不止一人。定柱谓“继室张”，未知根据何书？要非《罗鞋词》中之人，则固甚明显矣。因书简末，以告读者。甲寅涂月，长洲吴梅书于奢摩他室之北窗。

昔汤玉茗《还魂记》出，沈宁庵讥其不合律度，为之改削，属茗中凌初成转致之。玉茗不怿曰：“我意之所至，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。”而独倾倒文长，盖文长才气凌厉，不可一世，而其失律处，亦与玉茗同病，此不可不知也。《狂鼓史·油葫芦》末二句，一应七字，一应五字。（如《西厢》：“我待贤贤易色将心戒，怎当他兜的上心来”可证。）今云“在官中长大，却怎生把龙雏凤种做一瓮蚱鱼虾”。显然纒纒。《鹊踏枝》曲，多“几遍几乎”一句。《寄生草》第一曲，

多“僭车骑，直接倒朝廷胯”一句。第二曲多“凶屠放片刻猪羊假”一句。《葫芦草混》一曲，直用南词犯调法，亦不合格。《翠乡梦》第二折，“收江南才大如海”，且用短柱法（凡曲中两字押韵，平仄通叶者，谓之短柱）。其实为增句格之《沽酒令》耳。所谓《沽酒令》者，合《沽美酒》、《太平令》二曲也。《太平令》中，本有短柱两句。如《周公摄政》剧云“口来豁开两腮”，《葛衣记》云“谈交，贿交，穷交，量交”皆是。文长虽多至四十句，实即此二句也。《雌木兰》、《油葫芦》、《寄生草》诸曲，病与《狂鼓史》相同。《女状元》第四折《传言》、《玉女》二支，遍检旧谱，无此句法，究不知何调？第五折《滴溜子》首二语，亦不合式。凡此种种，皆文长失检处。玉茗不知曲律，仅就文字评鹭，宜其两贤水乳矣。

壬戌除夕前十日，归自南都。适任君中敏（讷）自扬州来舍予家，小楼同席，出此际之，因题识如此，中敏以为何如？老瞿。

大云楼集十二卷 续四声猿四卷

清张韬撰 清康熙刻本

此四折较桂未谷作，实高万倍。尤以《清平调》为首，余一读一击节，不愧才人吐属也。紫微为张广文权六。韬官乌程训导，著有《大云楼诗文集》。一时文人，如徐倬、韩纯玉、洪图光、毛际可辈，皆编紵赠答，以渊雅著称，即此四剧亦深得元贤三昧，识者不以余言为阿好也。丁丑六月吴梅书于百嘉室。

后四声猿四卷

清桂馥撰 吴梅抄本

未谷先生以朴学著称，词曲则罕有知之者。甲寅新正，外伯舅邹芸巢先生（福保），招饮懒云草堂，以此册见示，为一山氏手钞。一山者，石门李笙渔（嘉福）也。笙渔收藏颇富，歿后遗书尽归邹

氏。此册固不甚爱惜者，因假归录之。简末有字一行，云：“年老手颤，篝灯写录，诘旦视之，可发一哂。一山氏记”二十字。又附无名氏挽未谷联云：“万里孰招魂，幸有孤儿能死孝；一官穷彻骨，独留断墨作传人。”则未谷晚年殊可悲也。继又得刻本一册，为仁和钱叔美（杜）手钞上版者，校（？）此钞为简陋。如《投函中》之《锦缠道》，《题园壁》之《驻云飞》及《三学士》诸曲，皆此钞为优焉。未谷此剧直与天池生相颉颃。穷年冷宦，张弛由人，其胸中不平之气，诚有不可抑制者。剧中《放杨枝》词所谓“未免有情，谁能遣此”也。《谒府帅》一折，实道下僚苦况。惟《沈园钗凤》不知何所寄慨，而词之谨严峭拔，则固可传也。至《翠裙腰》一套，盖用关汉卿《晓来雨过》旧格，此为世所未尽知者。而《上京马》、《后庭花煞》遂与正格不同。余故识别之，俾知先生之词非无所本焉。甲寅正月十八日，长洲吴梅跋。

后四声猿散套四卷

清桂馥撰 清嘉庆九年刻本

未谷此作，远逊山阴。不独才气相去天渊，且于剧情排场，曾未明晰。方知经生、才士，不可兼也。余作《杨枝伎》、《钗头凤》二剧，即改桂作，自谓过之矣。霜厓。

此为钱叔美手书付刻，颇不多见。

通套止四曲。而《光光乍》为仙吕，《亭前柳》为越调，《驻云飞》为中吕，《三学士》为南吕。乱次以济，成何套数！

往见外伯舅邹芸巢藏本，此处《三学士》无缺夺语。或未谷原词未脱，而叔美手书时误耶？邹藏本今不知在〔何〕许，令人慨想。

戊寅五月，霜厓重读一过，时避寇湘潭。

昙花记二卷

明屠隆撰 明末汲古阁刻绣刻演剧六十种本

《昙花》为屠赤水撰。《明史·文苑传》：“隆举万历五稔进士，除颖上知县，调任青浦，以仙吏自许。”郁蓝生《曲品》：“赤水以西宁侯黜戏事罢官，故作《昙花记》。托本西来，犹感宋德。或曰卢相公即指吴县相公，孟豕韦即指纠之者。才人丧检，亦复常事，不独临川也。”赤水尚有《彩毫》、《修文》二记，余亦有藏本，皆不如此本之善。长洲徐灵昭称其“涂金缕彩，毫无之足取。”钱塘汪允庄尤讥诋其诗，皆非定论也。 壬子九月，长洲吴梅。

牡丹亭还魂记八卷

明汤显祖撰 清怡府刻本

怡府本《还魂》，余丁巳十月得于厂肆。馀“三梦”姑俟他日。长洲吴梅。

余丙辰岁除《祭书》诗，有“一事平生差得意，案头六种《牡丹亭》”句，今并此为七矣。（六种为玉茗堂本、三妇评本、清辉阁本、冰丝馆本、臧晋叔本、冯犹龙墨斋本也。他如钮少雅、叶怀庭、冯云章诸谱，皆不计云。）是亦一快事也。 老瞿又识。

玉茗以善用元词名，记中以北词法填南曲，其精处直驾元人而上之。自有词家无人敢也。吕玉绳、臧懋循以南词法绳之，又何怪凿枘也。世人不知玉茗之所自，交口言其舛律，此少雅所以为之订谱欤。 小雪日，老瞿又记。

玉茗堂还魂记二卷

明汤显祖撰 清乾隆五十年冰丝馆刻本

临川《还魂》同时已有窜改：一为吕玉绳，醉汉琼筵绝句即为吕氏而发，见《玉茗集·与凌初成书》；一为臧晋叔，即叶怀庭所讥

孟浪汉者，实则为吴下优人计，则删改本亦颇可用（晋叔将“四梦”全行删削，实有见地，余别有题记）；一为龙子犹，剧名改作《风流梦》，即世传墨憨斋本者是也。俗伶所歌《叫画》一折，即是龙本，知者鲜矣。删改本中以此为最。余所见者止此。至于刊本之高下，更难论断。余所藏如汲古、文林、清暉诸本，固以毛本最劣，王本最优。然总不如此本之善也。临川填词，信手挥洒，颇多不合宫调。同时吴江沈宁庵则斤斤刳黍，不少宽假。所刻诸曲，皆分别正衬。宁庵以前，无此格也。冰丝以宁庵之律校海若之词，可谓匠心独苦。虽钮少雅且不能专美于前矣。（少雅有《格正还魂记》字字剔□镂心，至佳。今为贵池刘氏刻。）丙辰腊八日，奢摩他室主人吴梅题记。

沈宁庵改本《还魂记》，止有唐氏世德刻本。虽割蕉加梅，为临川所诃，而律度固谐合也。潘生景郑藏有唐刻，因假归校之如右。此道暑佳伴，吴中作冷淡生涯如我者，恐鲜矣。丙子六月廿七日，霜厓吴梅题记。

才子牡丹亭不分卷

明汤显祖撰 题笠阁渔翁评 清刻本

是书将若士原文，一一比附秽褻事，可云荒谬绝伦。然贯串群籍，殫见洽闻，非深于乙部之学者不能，真天壤间一大奇书也。末附南都时曲，如和沈青门《唾窗绒》等（书中误作梁少白），尤为不可多见者。得一书而见诸秘本更奇。霜厓癸叟。

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二卷 或问一卷

明汤显祖撰 清陈同、钱宜、谈则评点 《或问》一卷 清吴仪一撰 清康熙梦园刻本

此书名播艺苑。先君声孙公久欲一见，而无从购觅。余细读

数过，则仅文律上有中絮语，于曲中毫无关涉。无怪冰丝本时加讥讽也。论玉茗此剧者，当以钮少雅格正本为最，而叶怀庭谱尚称妥善。臧晋叔改本，亦远胜硕园。乃此书独享盛名亦奇。瞿安识。

《或问》十七则，已刊沈氏《昭代丛书》中，惟眉间诗评削去，亦殊可惜。中论衬字谓“自吴江沈璟辈始斤斤，古人不尔。”然《太和正音谱》、《词林摘艳》早已分析正衬，吴江特守法更严而已，安得谓创始耶？至若士集诗亦随意而出，原本故不注明。今为一一搜正，却是玉茗功臣也。己未十月，偕程生木阶（龙骧）过小市，见有此书，逸其下卷，余属其购归。翌日，木阶来，因以此书示之，则印本远逊此书，惟图尚全，亦足宝矣。晴窗无事，因书此空白中。十月初八日，长洲霜厓吴梅识。

紫钗记二卷

明汤显祖撰 臧懋循改订 明万历刻本

临川《紫钗》秾丽已极，而宫调音均时多乖舛。要其才大，不屑拘拘绳尺，所谓“不顾揅尽天下人嗓子”也。懋循斟酌之，线索脉络较有端倪。叶怀庭讥其为孟浪汉，未免太过。辛亥十二月，长洲吴梅识。老瞿。

晋叔删改“四梦”曲，余久未得见。纳书楹讥为“孟浪汉”，以为无足取者耳。及得此本，乃知不然。临川宫调舛误，音均乖方，不知凡几。《牡丹》、《南柯》、《邯郸》，有钮、雷诸子为之订谱，而未能尽善。晋叔取四种而尽酌之，则案头场上皆称便利。惟喜掩人美，不无小疵。究其所诣，不足并轡奉常。哀庭所以讥诮者，以晋叔所改，就音律以定文。怀庭制谱，则就文以定律，改过曲为集曲，变引子作正曲。怀庭亦未能自解也。要皆为临川功臣，可断言者。辛亥季冬，老瞿吴梅志。

人天大梦寄词章，一曲琵琶泪万行；身后是非谁管得，吴兴晋叔沈吴江。

半山诗注超流俗，玉茗词华迈古贤。十载茂陵听风雨，而今低首两临川。老瞿。

墨憨斋重定邯郸梦传奇二卷

明汤显祖撰 冯梦龙重订

玉茗此记为江陵发，篇中愤慨甚多。臧晋叔、龙子犹辈皆未之知，各为删改，真是梦梦。玉茗有知，当齿冷地下。己巳六月，霜厓偶书。

玉茗堂批评异梦记二卷

明汤显祖评 明刻本

此记虽有误字，但文情较《还魂》为佳，不可震若士之名，以此本为牙慧也。癸酉七月朔霜厓记。

重校十无端巧合红蕖记二卷

明沈璟撰 明陈氏继志斋刻本

右《红蕖记》二卷，吴江沈伯英（璟）撰。璟又号宁庵，世称词隐先生。万历间进士，官至光禄寺丞。生平邃于音律，尝厘订《南九宫谱》二十卷，卓然为曲家不祧之祖。所著《属玉堂传奇》，一时词坛咸奉为圭臬。（《翠屏山》、《望湖亭》二传为先生犹子自晋作，今人概属先生，实误。）吕天成《烟鬟阁曲品》以上上属之。王骥德《曲律》亦称公“斤斤返古，力障狂澜，中兴之功，良不可没。”据此可征当时之物望矣。

余喜藏曲，得公作凡四种，为《义侠》、《埋剑》、《双鱼》、《博笑》，而《红蕖》未得见。丙子长夏，表弟王君荫嘉，持此见示，不禁轩轩起舞，焚香展读，有数善焉。第三折《朝元歌》与《二犯江儿水》间

用，第八折越调曲，不用《小桃红》、《下山虎》旧套，而以《庭前柳》、《章台柳》、《雁过南楼》、《江头送别》诸曲联成新体。第九折《楚江情》与《北金字经》衔接，埙遵周宪王成法。第十三折《四时花》与《集贤宾》相联。第二十八折《孝南歌》与《销金帐》相联。第三十九折《字字锦》下直接《鹊踏枝》而节去赚曲。凡此皆联篇新巧，而律度又谐合也。至通体词藻，亦不亚于临川。而删汰元剧方言，尤合南词正格。大抵宗《琵琶》者终鲜舛律，学元剧者或至乖方，今古词家莫出例外，若先生者殆堪独秀矣。伯良论先生诸作，以《红蕖》为首。循览数过，斯言良是。知古人无溢美语也。余三十年来，艰于一过，家园道暑，得见秘籍，荫嘉属书其后，为述之如是。恐菟翁学山海居中亦无此物也。是岁七月下旬，霜厓吴梅书于百嘉室。

麒麟蜀二卷

明陈与郊撰 明清白堂刻本

此书求诸三十年不可得。今岁春，避倭乱居海上时，旧存涵芬楼曲本为倭焚毁者，几三十种。悲痛之余，欲将旧藏各曲悉数让人。适仲渊以此册见示，雅不欲沦于伧荒之手。复以巨值百金，存之篋衍。近日传奇之贵，较经史不啻十倍矣。壬申五月，霜厓吴梅题记。

此为《聆痴符》之一。《聆痴符》者，为高漫卿作，共四种：《灵宝刀》、《樱桃梦》、《鸚鵡洲》及此记也。卷首有友人齐恣一序。余在京师日，曾见四记全部，索价至五百金。白首南都复获此本，可云幸矣。通本皆与《双烈记》相类，似即本《双烈》而改作者。中用吕小小事，见《避乱录》。小小本世忠妓，后归蕲王，未尝有出家之说也。壬申中秋霜厓。

此为陈广野重编。广野，字与郊，自号玉阳仙史。《古名家杂

剧》即其校刊，宜词律之细也。蕲王事，余亦擬作一传奇。饥驱奔走，无暇拈毫。此传尾末云：“奈谱曲梨园草草，因此上任诞轩中信口嘲。”知与郊又有任诞轩之名，亦是词家一掌故。惜原作姓名无从考索，陈刻各剧今日极名贵。余破百金购此，亦不为枉矣。壬申五月，霜厓。

新鐫赵状元三错认红梨记二卷

明徐复祚撰 明万历刻本

《红梨》为明阳初子撰。阳初姓徐，名复祚，常熟人。所著尚有《宵光剑》、《梧桐雨》、《一文钱》诸本。《盛明杂剧》虽刻《一文钱》，余则未见也。余藏有《红梨》一，亦记谢氏事，而文字大不同。可知明人作此者，不独阳初矣。长洲吴梅跋。

白雪楼二种四卷

明孙仁孺撰 明崇禎刻清梦园印本

东郭记二卷

此书，毛刻《六十种曲》亦有是本。各藏书目录，皆题作阳初子撰。阳初为常熟徐复祚，今读序文乃知为孙仁孺笔。李斗、王国维辈，皆失考也。颜黄门云：“必须眼学，勿尚耳食。”读书之难如此。长洲吴梅书于京师二道桥寓斋。

将一部《孟子》颠倒出之，虽其旨在分宜，嗟乎！天下显者岂独分宜也！长洲吴梅识。

醉乡记一卷

此剧将《醉乡》、《睡乡》二记作主，而纬以送穷、乞巧及唐人小说，遂成出色文章。作者于此牢骚不少。夫梦中富贵何必非真，铜白登科与乌有得第，亦复何别！吾却笑仁孺之拘拙也。前《东郭记》为珣祸而作，此则为科场而发。崇禎初元有厘正文体一诏，传

中月老持斧，魁星舞笔，情魔五穷，同时败北，即此意也。今科举停止三十年，后生见此剧，有格格不相入者矣。 壬戌四月，吴梅霜厓父书于京师斜街寓斋。

李慈铭之藏书印

清李慈铭之藏书印常见的有：越缦堂主、菴客、李忞伯读书记、越缦堂藏书印、会稽李氏困学楼藏书印、会稽李氏越缦堂鉴藏金石书画印、白华绛柎阁清课、萝菴黄叶院落等等，以及他原名李模的印。另外还有一方比较更富于趣味，原印长宽均 3.2 厘米，共刻二十四字，原是篆文，现照录于下：

道光庚戌秀才
咸丰庚申明经
同治庚午举人
光绪庚辰进士

虽是一方闲章，倒也是李慈铭在攀取功名道路上的一张履历表。这一类型的图章别人也刻过，并不是李氏所独有。但他之所以如此刻法，一个原因，恐怕还是体会到自己的功名与天干之庚字的因缘凑巧。如果我们把这方图章刻的内容稍加改变成下表，也许会使我们从另一角度得出一点有用的启发。

道光三十年(庚戌 公元 1850) 秀才
咸丰十年(庚申 公元 1860) 明经
同治九年(庚午 公元 1870) 举人
光绪六年(庚辰 公元 1880) 进士

这样，我们看得就更加清楚了，李慈铭从中秀才到中进士，他是走过了整整四十年。要是把这段路程比作四层台阶的话，即每隔十年他才能幸运地爬上一层，从这一点看，不是具体而形象地说明了封建社会中科举制度积弊之一斑吗！

· 薛 英 ·